



神眼

© 黃海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写在前面

这本集子,收集了我从1979年至1991年间所写的广播剧本、电视剧本。其中《当乌云密布的时候》,是先有小说《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》,后改成广播剧本的。《告诉你一个消息》,则是先有广播剧本,再又改成同名小说,曾在《记者文学》上发表。这些剧本,都经过导演们辛勤劳动,制作成广播剧、电视剧,并在电台、电视台正式播出来了。像《当》剧,就在中央台和全国许多省台播出过,无疑,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。又如《她还是那么美》、《告诉你一个消息》,播出后,都被评为优秀广播剧。有几个广播剧,则至今仍在一些省台播送。

广播剧、电视剧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年轻的一个门类。它是随着广播、电视事业的发展而产生、繁荣起来的。我国的广播剧、电视剧,严格地说,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之后,各个电台、电视台才开始重视,有计划地进行生产。经过若干年的努力,广播剧、电视剧终于在文艺的百花园中占领了一席之地,成为备受听众、观众喜爱的两朵绚丽的花朵。广播剧、电视剧也是一门综合艺术。从文学剧本到能正式播出的戏,还须经过导演的再创作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广播剧、电视剧和电影一样,也是导演的艺术。集结在这个本子里的广播剧、电视剧本,所以能在电台、电视台与听众、观众见面,各位导演的作用是切不可低估的。

我本人并非从事广播剧、电视剧创作的专业人员。起初对广播剧、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也很陌生。大约是1978年底,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导演严冰同志看到我的小说《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》

后,觉得很适合改成广播剧,并提出合作改编。不久,由她执笔改编的《当乌云密布的时候》就诞生了。这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个大型广播剧,前后长达一个小时。由于有了第一次,后来几位导演一再有约,便又有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次……直至今日,仍然不时在电视剧这个园地里耕耘。至于这里收集的《神眼》,原本是电影文学剧本,因为经费难以筹措,最后只好改拍了电视剧。它和潇湘电影厂著名导演周康渝有着密切关系,这在我那篇《〈神眼〉和周康渝》里讲得很清楚了。

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。广播剧、电视剧作为一种伴随人们生活步伐的艺术形式,我认为,它应该贴近现实生活,反映现实生活。广播、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,在今天的中国,它比任何其他传播媒介受众都要广泛。而这些受众,绝大部分是处于中间文化层次的普通人。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里,既饱尝生活的甜酸苦辣,又无时不在谋划自己的得失成败。因而,他们渴望了解外部大千世界,探求生活的真谛,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。如果一个广播剧、电视剧,能关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,道出他们在生活中的欢乐与苦恼,必然引起强烈的共鸣,获得轰动的艺术效果。反之,脱离现实,胡编乱造,只能使听众、观众感到索然无味,最后导致关掉电视机、收音机。这个集子里的每一个广播剧、电视剧,无一不是我对现实生活的体验、感受、认识的结果,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有的近乎真人真事。当然,即使是写真人真事,我也作了加工、提炼、塑造,也就是说,进行了高于生活的创作,并非将生活原型原封不动地搬到纸上。的确,正是由于它们比较真实地描写了、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,所以,当时播出之后,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。有些戏,在今天看来,也仍然不失一定的现实意义。作为一个作者,看到自己的作品能有较长“寿命”,应该说,心里是满意的。

生活是一条波浪滚滚的大河,永远奔腾向前。而在生活的长河里,前波总是在后波的推动下翻腾巨澜。我将继续努力,投身于生

活的激流,采摘生活中的鲜花,为这个世界而歌唱,为这个世界而呼喊,让今人共鸣,让后人思索。

重新翻阅完这十几个本子,窗外已旭日东升,又迎来了一个艳阳天。这时,我虽然劳累了整整一夜,但仍然精神振奋,也满怀感慨。于是,又欣然提笔写了上面这些文字,权当自序吧。

1995年7月7日

目 录

广播剧：《当乌云密布的时候》·····	(1)
小 说：《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》·····	(30)
广播剧：《深夜小河边》·····	(52)
广播剧：《不平静的夏夜》·····	(56)
广播小品：《都同意》·····	(75)
广播小品：《喝酒》·····	(77)
广播小品：《窍门》·····	(80)
广播小品：《报名》·····	(82)
广播剧：《她还是那么美》·····	(84)
广播剧：《告诉你一个消息》·····	(101)
附小说：《告诉你一个消息》·····	(111)
广播剧(上、中、下集)：《明天又是艳阳天》·····	(120)
电视剧：《神眼》·····	(147)
附《神眼》(上、下集)导演工作台本 ·····	(202)
创作札记：《神眼》与导演周康渝 ·····	(255)

· 广播剧 ·

当乌云密布的时候

〔北风怒号，混入低沉的音乐〕

解 说：1969年元月里的一天，天空乌云密布，寒冷的西北风夹着雨点在原野里叫啸着，严寒锁住了大地。

〔北风里混入汽车行驶声〕

解 说：一辆吉普车在狭窄的公路上艰难地行驶着。车上坐着几个公安人员，押着一个带着手铐的女犯人。直到天快黑了，他们才来到澧江劳改农场。

〔刹车、开车门、脚步声〕

刘志忠：杨场长！

杨 帆：啊，是刘志忠哇！你这个省革委会委员，鼎鼎有名的公检法造反司令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儿来啦？

刘志忠：抓革命、促生产嘛，今天我亲自给你们送来一个犯人。这个案子是我一手办的。

杨 帆：又是政治犯吧？（苦笑）这两年抓的政治犯可真不少哇！

刘志忠：阶级斗争嘛！杨场长，可不能心慈手软喔！

杨 帆：今天送来的又是什么人呢？

刘志忠：一个很厉害的女人，被捕前是我那个老家道林县的第二号走资派。

杨 帆：道林县的第二号走资派？

刘志忠：是的，她叫吴腊梅，原来是道林县的县委书记。

杨 帆：什么，吴腊梅？

刘志忠：怎么，杨场长认识她？

杨 帆：认识。不，不，不认识。

刘志忠：杨场长，（杂音）喏，这是吴腊梅的判决书！

〔递交判决书的杂音〕

刘志忠：我去把犯人给你带来。

〔脚步声远去，混入音乐〕

杨 帆：（内心独白）啊，吴腊梅！是我认识、熟悉的那个吴腊梅吗？她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不，不可能是她！她是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呀！不过——也许真的是她！唉，这种时候，什么怪事奇闻都可能发生啊！

〔远远传来刘志忠的呵斥声〕

刘志忠：快走！不许磨磨蹭蹭！

吴腊梅：为什么判我的刑？我没有罪！

刘志忠：好哇！你还这么嚣张！

吴腊梅：嚣张的是你们！

刘志忠：快走！不许罗嗦！

解 说：刘志忠狠狠推了吴腊梅一把，只见吴腊梅先是踉踉跄跄地向前抢了几步，然后挣扎着站住脚，倔强地抬起头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她的目光和杨帆的目光相遇了。

〔音乐强烈〕

吴腊梅：（内心独白）啊，他，杨帆？！

杨 帆：（内心独白）啊，真的是她，吴腊梅！

刘志忠：杨场长，犯人怎么处置？

杨 帆：（自制地）哦，你们到入监队去办手续吧。

刘志忠：好吧。（转对吴）吴腊梅，跟我走！

〔杂乱的脚步声，音乐，痛苦地——〕

解 说：吴腊梅被押走了，杨帆拖着铅一般沉重的双腿走回办公室，无力地坐在椅子上。

杨帆：（内心独白）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难道这一切——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

解 说：可是，桌上那份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提醒了杨帆，他神经质地一把抓起判决书。

〔音乐弱结束，混入翻纸的杂音〕

杨帆：（念判决书）现行反革命分子吴腊梅，现年 37 岁，吴犯在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，被捕后拒不认罪，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，……根据上述罪行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强制劳动改造。

〔沉闷的雷声〕

解 说：杨帆看不下去了，一把将判决书塞进抽屉里。

〔关抽屉的杂音，沉闷的雷声，混入脚步声〕

老 龙：（自言自语）冬天打雷，这气候真反常呀！

〔又是一声闷雷〕

老 龙：老杨！（混入脚步声）

杨帆：哦，老龙哇，找我有事？

老 龙：老杨，入监队又给我们队分配一个政治犯，我——嗨！

杨帆：（痛苦地）我知道，你是不愿意管教最近进来的这一批政治犯。

老 龙：老杨，讲心里话吧，最近两年关进来的一些政治犯，其中有的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，他们是那样的胸怀坦白、光明磊落，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。他们的罪名就是给中央的个别领导提了意见，就——嗨，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提了意见的人要判刑呀！

〔一拳击在桌子上，震得茶杯咣当一响〕

杨帆：（沉痛地）不要乱讲，老龙！

老 龙：在你面前我什么都敢讲。老杨，我看你还是把这个女犯人放到别的队去吧。我，我管不了哇！再这样下去，我要打报

告,申请回老家种田去。

杨帆:(痛苦得音调都变了)老龙,你不要说了!你走!你把犯人带走吧!

老龙:老杨,你,你这是怎么啦!脸色发青,嘴巴都乌了!你病啦?

杨帆:(自制地)哦,没什么!我不太舒服!

老龙:那我去找医生。

杨帆:不用了,有些病医生不会治的。老龙,你先回去,明天我到你们队上来,咱们好好谈一谈。

老龙:好吧,那我扶你回宿舍去。

杨帆:不,办公室清静些,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

老龙:老杨,你要多多保重身子呀!同志们都劝你找个爱人,可是不听,40多岁的人了还打单身。看,有个三病两痛的,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。唉!

杨帆:天黑下来了,路上不好走,要小心哪!

〔风声,沉闷的雷声

老龙:唉!冬天打雷,这气候也是太反常了!

〔脚步声,混入音乐,痛苦地——

解说:老龙哪里知道杨帆内心的痛苦。老龙更不会想到,杨帆和吴腊梅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段令人遗憾的故事。

〔音乐隐

杨帆:(内心独白)唉!18年了!

〔音乐起,舒缓地,优美地,混入乡村悦耳的鸟鸣和牛羊、鸡鸭的叫声

解说:那是在1951年春天,杨帆带领一个工作队正在麻田县红岭乡领导土改运动。一天上午,来了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,一男一女,男的瘦高个儿,一对眼睛活灵灵的,女的身材苗条,黑里透红的瓜子脸,水汪汪的大眼睛,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。

易振棠：我们俩是“革大”分配来的。我姓易，叫易振棠，她叫吴腊梅，是省城里鼎鼎有名的吴天成教授的女儿。

吴腊梅：小易，你少吹几句行不行！再吹，牛皮就要破了。

〔众笑声〕

杨帆：坐下，坐下！欢迎你们参加土改工作队。不过，这个地区的生活比较艰苦，过去是土匪窝子，现在还有残匪躲在山里，解放军正在清剿，你们怕不怕？

易振棠：这——

吴腊梅：（反问）你们怕不怕？

〔众笑声〕

杨帆：要是怕，我们就不来了。

吴腊梅：那我也不怕。

易振棠：（低低地）腊梅，你又逞强了！（转对杨）杨队长，腊梅是个女同志，是不是可以考虑——

杨帆：你的意思是她需要照顾？

易振棠：对对对！

吴腊梅：小易，你怎么提出这样的要求！（转对杨）杨队长，我不需要照顾。

易振棠：（低低地）腊梅，你不要发蠢！遇上土匪可不是好玩的！

吴腊梅：怕什么！我们在学校不是搞过军事训练么！（转对杨）杨队长，我还会打枪呐！不信，把你的枪给我试试！

〔众笑声〕

杨帆：这姑娘真有志气！（对吴）好吧，就把你分到一个最偏远最艰苦的组去，锻炼锻炼才出人才呀！（转对众）你们说是不是？

〔众笑声〕

解说：就这样，吴腊梅下到工作组去了，易振棠留在队部当秘书，两个人工作都不错，特别是吴腊梅，同志们反映她能

吃苦耐劳，联系群众，泼辣能干，可是也有人向杨帆告她的状，说她喜欢打抱不平，还喜欢提意见，杨帆很想找吴腊梅谈谈。

〔音乐起，优美、舒缓地，混入夏夜田野里蛙鸣虫吟〕

解 说：一天傍晚，杨帆开会回来，路过吴腊梅的住户家，刚想进去看看，忽然听到屋里传出吴腊梅和易振棠的说话声。杨帆早就听说易振棠在追求吴腊梅，便转背想走，可是屋里两个人的谈话吸引了他。

易振棠：腊梅呀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一条不好。

吴腊梅：哪一条？你给我指出来！

易振棠：你的心太直，嘴太快。

吴腊梅：心直口快有什么不好！

易振棠：当然不好，容易得罪人哪！

吴腊梅：得罪了人又怎么样？

易振棠：你怎么这么幼稚！得罪了同志，会对你有意见，万一得罪了领导，你要想入党可就困难了，搞不好还会给你小鞋穿，那滋味可不好受啊！

吴腊梅：穿小鞋！（玩笑地）我的脚大，穿不进去！（笑）讲正经的，小易，你也不要吧领导的思想觉悟估计得那么低，你看看杨队长，虽然没有多少文化，可是人家吃苦在先，享受在后，待人和气，关心同志，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，心里真痛快！

易振棠：可是你还给他提意见？

吴腊梅：那是帮助他改进工作呀！

易振棠：你真傻！谁的耳朵里不喜欢听几句好听的！

吴腊梅：你怎么老给我说这一套！

易振棠：我这是为你好，也是为我们今后好啊！腊梅，你年轻、聪明、又漂亮，是学校有名的女才子，只要咱们好好合作，一

定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的。现在我对你的唯一要求，就是为人处事要灵活一点，不要太死板。

吴腊梅：我认为正确的，还是要坚持！

易振棠：你不要固执！生活会改造你的！

吴腊梅：不，小易，我们是生活的主人，我们要改造生活！（热情地）
小易，我们参加革命，不就是为了改造社会，改造生活吗？

解 说：杨帆被吴腊梅的谈话感动了。

杨 帆：（内心独白）这是一个多么热情奔放、富于革命理想、又充满斗争精神的姑娘啊！

解 说：从此，杨帆对吴腊梅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。

〔音乐，抒情、优美〕

解 说：转眼间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，工作队要撤离红岭乡了。
一天，吴腊梅来找杨帆。

〔音乐隐，混入脚步声〕

吴腊梅：（由远而近）杨队长，杨队长在家吗？

杨 帆：是腊梅？请进来吧。

〔脚步声〕

吴腊梅：您在忙？

杨 帆：不忙。写个总结。找我有事？

吴腊梅：没事，玩玩。

杨 帆：哈哈！这么大的姑娘了，还贪玩！

吴腊梅：谁贪玩了！我是来征求意见的。

杨 帆：征求意见？

吴腊梅：在一起工作了一年，现在快要分手了，你给我提提意见吧。

杨 帆：总结会上都讲了嘛。

吴腊梅：你个人的看法呢？

杨 帆：和大家一样。

吴腊梅：这么简单！（失望地）那，那我走了。

杨 帆：腊梅，慢走。你好像有什么心事？是不是和易振棠……

吴腊梅：（不悦地）你怎么老是在我面前提起他？！

杨 帆：你们的关系不同嘛！

吴腊梅：没那回事，真的没那回事！

杨 帆：瞧你，又性急了！不管是真是假，小易需要你帮助。腊梅，真的，小易和我讲过几次，他喜欢你。

吴腊梅：小易对我是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不能超出同志范围。

杨 帆：为什么？

吴腊梅：我觉得我们之间还缺少什么。

杨 帆：你们这些知识分子，谈个恋爱也复杂化。

吴腊梅：你就那么简单化吗？杨队长，你恋过爱吗？

杨 帆：我不太懂恋爱，不过，我有一个女战友，她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。

吴腊梅：她现在在哪里工作？

杨 帆：她……在南下的路上，牺牲了。

吴腊梅：啊！原谅我触动了你的伤心处。

杨 帆：这没什么！革命嘛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吴腊梅：我想，你一定很痛苦。

杨 帆：这是一件痛苦的事。

吴腊梅：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痛苦么？

杨 帆：有。

吴腊梅：谁？

杨 帆：工作。

吴腊梅：我是问，三年了，没有女同志找过你？

杨 帆：有的。我想还是等今后再说吧！

吴腊梅：杨帆同志，如果现在——

杨 帆：现在？

吴腊梅：有一个人，她喜欢你。

杨 帆：喜欢我？什么人？

吴腊梅：一个……一个和我差不多的人。

杨 帆：哈哈！腊梅同志，你真会开玩笑。

吴腊梅：不，我在讲真心话。

杨 帆：腊梅，小易对你很有感情，我看你们比较合适。

吴腊梅：我喜欢你这样的同志。

杨 帆：快别讲这种话了，让同志们听见影响多不好。

吴腊梅：你，你太不了解我了！

〔转背跑出房门，砰地一声门响〕

杨 帆：腊梅！腊梅！吴腊梅同志。

〔音乐起，惆怅地——〕

解 说：工作队撤离红岭乡后，杨帆调到千里之外的澧江劳改农场担任场长。十几年来，他没有和吴腊梅通过信，也没有向谁打听吴腊梅的情况。和当年一样，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，因为除了对牺牲了的未婚妻的怀念之外，还有一种负疚和痛苦的感情一直折磨着他。实际上，那时他是喜欢吴腊梅的，然而，却违心地拒绝了吴腊梅的纯真的爱情。

〔音乐弱结束，混入当当的钟声〕

解 说：了望台传来的钟声把杨帆从沉思中惊醒，他这才发现天已经全黑了，自己在黑暗中站立着，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杨 帆：（内心独白）我这是怎么啦？我怎么变得这么脆弱缠绵，优柔寡断！难道我对她还有什么——

解 说：杨帆不敢往下想了。

〔北风怒号，大雨滂沱，混入音乐〕

解 说：整整一夜，杨帆都没有合眼。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，他心乱如麻，坐卧不安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冒着风雨，踏着泥

泞，走了七八里路，来到二队队部。

杨 帆：老龙！

老 龙：这么早您就来了？哦，病好些了吗？

杨 帆：好些了。昨天来的那个犯人表现怎么样？

老 龙：这个犯人很怪！一进屋，手铐还没打开，就向我要纸要笔，说是要写信。

杨 帆：写给谁？

老 龙：从信的内容来看是写给她丈夫的。我检查过了。

杨 帆：怎么样？

老 龙：唉，你自己看吧。

〔展开信纸的杂音〕

杨 帆：（念信）易振棠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之间思想上的分歧不是一日两日，感情上的裂痕也越来越深。特别是在当前这场斗争中，更是同床异梦，貌合神离了。当然，我不能强迫你赞成我的看法，同样，你也无权要我相信你那一套哲学。上次你来信提出要离婚，我郑重告诉你，对于死都不怕的人，难道还怕离婚么？至于孩子，我生了她，养了她，不能没有她，你暂时把她托付给带她长大的黄大妈，我不相信我吴腊梅永无出头之日！……

老 龙：（感动地）老杨，这是个有骨气的女人哪！

杨 帆：说话要谨慎！老龙，你去把吴腊梅叫来训话。这封信，你们按规定寄出去吧。

老 龙：好。

〔脚步声〕

解 说：过了一会，老龙把吴腊梅带了进来。吴腊梅一眼看到杨帆，先是一惊，立刻又镇定下来，冷冷地注视着窗外。

老 龙：老杨，我走了。

杨 帆：你先去吧。

〔音乐渐起〕

解 说：老龙走了，杨帆审视着昂然挺立在自己面前的吴腊梅，只见她穿着肥大的青布棉袄，几处撕破的地方露出了雪白的棉花，下身米黄色的长裤上血迹斑斑。右脸上结着一块拇指大的黑色伤疤，左耳又红又肿，连整个左脸都红肿了，和苍白、瘦削的右脸相比，显得极不相称。眼前的吴腊梅，和杨帆记忆中的俊俏的容貌是多么不同啊！杨帆的眼眶一热，喉头哽塞了。

〔音乐扬起——〕

杨 帆：你坐下，腊梅！

解 说：听到这么亲切的称呼，吴腊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把头扭了过来，向杨帆投去惊疑的目光。

杨 帆：怎么，不认识我？我是杨帆哪！

吴腊梅：（冷冷地）杨场长，请不要忘记你面前站的是个犯人。

杨 帆：谁是真正的罪犯，现在还很难讲哪！

吴腊梅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

杨 帆：那是因为你不相信我。

吴腊梅：这年头，轻信也是犯罪！

杨 帆：怀疑一切更是错误的！

吴腊梅：用不着拐弯抹角！你要问什么，直说吧！

杨 帆：我要你抬起头来！

吴腊梅：干什么？

杨 帆：我要你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！

吴腊梅：你？！

杨 帆：（激动地）你以为我会和那伙人一样残酷迫害你吗？！

〔音乐骤起，激动地——〕

吴腊梅：老杨！（喉头哽塞了）

杨 帆：腊梅，你受苦了。

吴腊梅：我个人受点苦算不了什么，记得你说过，革命么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（苦笑）老杨，你万万不会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吧！

〔音乐继续〕

杨帆：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〔音乐渐隐〕

吴腊梅：唉！说起来话就长了。那一年工作队撤离红岭乡后，我和易振棠留在那个区里，他当区长，我当区委书记。三年后，我们结了婚，那是组织上出面做了多次工作的结果。1958年，我俩都调到偏远的道林县，他当县长，我担任县委副书记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们那个县闹得很凶。我和易振棠都戴着高帽子游街，他成天唉声叹气，我倒是觉得群众运动嘛，不免有些过火行动，要正确对待。后来，运动竟然被引上了邪路。

〔凌乱的枪声，混入匆匆的脚步声，推门声〕

易振棠：谢天谢地，你总算平安回来了！昨晚打了一夜枪，可把我急坏了。

吴腊梅：唉，一中的有理军和刘志红的千钧棒发生武斗，打死了几个人，要我们走资派去收拾尸体。

易振棠：现在真是天下大乱哪！

吴腊梅：都是江青那个文攻武卫的讲话坏了事！

易振棠：你不要瞎议论！

吴腊梅：你我都是共产党员，都是县委主要负责人，怎么是瞎议论？我们要对革命负责，对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生命负责！

易振棠：我说腊梅，你也是30好几的人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，也该记取经验教训了！反右斗争就是例子。这一次也不例外，要整垮一批人哪！你我在这次运动中能保住头